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九

史部二十五

地理類二

水經注四十卷（永樂大典本）

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事迹具魏書酷吏傳。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註存。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於

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蓋宋人重刊分析以足原數也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㙔所校盛行於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條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訛層出疊見其中脫簡錯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本鉤稽校勘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

一十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
一旦曠若發蒙是皆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秘嚮然並臻遂
使前代遺編幸逢
昌運發其光於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撝呵以待
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於經文注語諸本
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
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
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

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
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
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於下方至塞外羣流
江南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經紀載傳聞間或失
實流傳旣久引用相仍則姑仍舊文不復改易焉
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
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
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鐘
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

大抵三國時人今旣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爾

水經注集釋訂譌四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炳巽撰炳巽字釋旃歸安人其書據明嘉靖間黃省曾所刊水經注本而以已意校定之多所釐正又以道元徵引之書極爲博贍傳寫旣久譌誤相仍因偏檢史記漢書志表及諸史各志取其文字異同者錄於下方以備參考其無他書可校者則闕之間附以諸家考訂之說凡州縣沿革則

悉以今名釋焉中間於地理方位往往有不能詳審而漫爲臆度者如漳水注稱絳瀆逕九門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炳巽釋云九門城今在藁城縣西北二十里而不知一在滹沱之南一在滹沱之北中隔新河寧晉束鹿晉州相去甚遠水經沁水過穀遠縣東又南過陭氏縣東此陭氏在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卽北魏之寄氏陭譌作猗而炳巽釋云今屬平陽府則不知漢志有上黨之陭氏非卽河東之猗氏他若河水過高唐縣南道元言河

水於縣漯水注之此下有地理志曰漯水出東武陽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云云炳巽以其重見於前删此存彼不知下文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所謂自城者承武陽新城言也使如所删則自城直接高唐不可通矣此類皆爲舛謬然炳巽作此書凡歷九年而成丹鉛矻矻手自點定其初未見朱謀㙔本後求得之而所見大畧相同亦可知其用心之勤至雖不能盡出前人範圍而鈎索考證之功亦未

可沒也

水經注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趙一清撰一清字誠夫仁和人酈道元水經注傳寫舛訛其來已久諸家藏本互有校讐而大致不甚相遠歐陽元功王褘諸人但稱經註混淆而已於注文無異詞也近時寧波全祖望始自稱得先世舊聞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幾不可辨一清因從其說辨驗文義離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細字分別書之使語不相雜而

文仍相屬考沈約宋書稱漢鐃歌本大字爲詞細字爲聲後人聲詞合寫是以莫辨是傳録混淆古有是事又如明嘉靖中所刻齊民要術簡端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云云一條崇禎中刻孔子家語本姓解中微國名子爵五字間以注文刻作大字者亦時有之至於巨帙連篇盈四十卷而全部夾注悉誤爲正文援以事理似乎不近姚宏補注戰國策范成大作吳郡志並於注中夾注前人嘗舉以爲例而自宋以來未嘗有舉及水經注者

祖望所云先世舊聞不識傳於何代載在何書殆出於以意推求而詭稱授受然傀思作班馬異同以大字細字連書猝難辨析明許相卿改爲史漢方駕以班馬相同者書於中以馬有而班無者側注於左以班有而馬無者側注於右遂使增删之意開卷瞭然而原書仍無改易最爲善變一清此書殆亦類是但使正文旁義條理分明是亦道元之功臣矣何必託諸原本效豐坊之故智乎又唐六典注稱桑欽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

焉今本所列僅一百一十六水考崇文總目載水經注三十五卷蓋宋代已佚其五卷今本乃後人離析篇帙以合原數此二十一水蓋即在所佚之中一清證以本注雜採他籍得滏洺滹沱泒滋伊瀍澗洛豐涇汭渠獲洙滁日南弱黑十八水於灤水下分灤餘水又考驗本經知清漳水濁漳水大遼水小遼水皆原分為二共得二十一水與六典注原數相符其考據訂補亦極精核卷首列所據以校正者凡四十本雖其中不免影附誇多如所稱黃

宗羲本原無成書顧炎武本顧祖禹本閻若璩本皆所著書引用考辨實無刻本又黄儀本稱其書今歸新城王氏池北書庫考王士禎殁後池北書庫所藏皆已散佚見趙執信因園集是其子孫斷無收書之事若士禎存時所收則書歸王氏然旁在康熙辛卯以前一清年齒亦斷不及見也

引博徵頗爲淹貫訂疑辨訛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間諸刻固不能不以是爲首矣

吳中水利書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單鍔撰鍔字季隱宜興人嘉祐四年進士歐陽修知舉時所取士也得第以後不就官獨留心於吳中水利嘗獨乘小舟往來於蘇州常州湖州之

間經三十年凡一溝一瀆無不周覽其源流考究其形勢因以所閱歷著為此書元祐六年蘇軾知杭州日嘗為狀進於朝會軾為李定舒亶所劾逮赴御史臺鞫治其議遂寢明永樂中夏原吉疏吳江水門濬宜興百瀆正統中周忱修築溧陽二壩皆用鍔說嘉靖中歸有光作三吳水利錄則稱治太湖不若治松江鍔欲修伍堰開夾苧于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今以人力

遏之就使太湖乾枯於民豈爲利哉其說稍與鍔
異蓋歲月綿邈陵谷變遷地形今古異宜各據所
見以爲論要之舊法未可全執亦未可全廢在隨
時消息之耳蘇軾進書狀載東坡集五十九卷中
此書即附其後書中有併圖以進之語而於其上
加貼黃云其圖畫得草畧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
會單鍔别畫此本删此貼黃惟存别畫二字自爲
一行蓋此書久無專刻志書從東坡集中錄出此
本又從志書錄出故輾轉舛漏如是也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魏峴撰峴鄞縣人官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鄞故有它山一水其始大溪與江通流鹹潮衝接耕者弗利唐太和七年邑令王元暐始築堰以捍江湖於是溪流灌注城邑而鄞西七鄉之田皆蒙其利歲久廢壞宋嘉定間峴言於府請重修且董興作之役因爲是書記之上卷雜志源流規制及修造始末下卷則皆碑記與題咏詩也按新唐書地理志載明州鄮縣按鄞縣在唐爲鄮縣南二里有小江湖

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緯置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今此編稱它山水入於南門瀦爲日月二湖其日湖即小江湖月湖即西湖謂二湖皆王元暐所浚而不言有天寶之陸南金似有缺畧至於以元暐爲元緯以太和七年爲開元中則此編所載諸碑記及唐僧元亮詩證佐顯然足以糾正唐志之謬不得以史異文爲疑矣此書在地志之中頗爲近古宋四明郡志嘗採其說然傳本頗稀幾於湮沒明

崇禎辛巳郡人陳朝輔始得舊帙梓行板亦散佚首有峴及朝輔二序而末以四明志序附焉蓋即從陳本錄出者也

河防通議二卷永樂大典本

元沙克什撰案沙克什原本作贍思今改正沙克什色目人官至秘書少監事迹具元史本傳是書具論治河之法以宋沈立汴本及金都水監本彙合成編本傳所稱重訂河防通議是也沙克什系出西域邃於經學天文地理鍾律算數無不通曉至元中嘗召議

河事蓋於水利亦素所究心故其爲是書分門者六門各有目凡物料功程丁夫輸運以及安樁下絡疊埽修堤之法條列品式粲然咸備足補列代史志之闕昔歐陽元嘗謂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是編所載雖皆前代令格其間地形改易人事遷移未必一一可行於後世而準今酌古矩矱終存固亦講河務者所宜參考而變通矣

治河圖畧一卷　永樂大典本

元王喜撰喜簡里無考其書首列六圖圖末各系以說而附所爲治河方畧及歷代決河總論二篇於後其文稱臣謹敘臣謹論云云疑爲經進之本考元史順帝紀及河渠志至正中河決白茅堤金堤大臣訪求治河方畧喜書殆作於其時歟大旨取李尋因其自然之說惟以濬新復舊爲主厥後卒用賈魯之策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以復故道與是編持論相合則當時固已採錄其言矣特史文闕畧未著其進書本末耳卷中所圖河源頗多訛

外盡崑崙星宿遠隔窮荒自我

國家底定西陲葱嶺于闐悉歸版籍於是河有重源之蹟始確然得其明徵元人所述潘昂霄之所記昂霄所記憑篤什案篤什舊作都實今改正之所傳輾轉相沿李由耳食撰元史者且全錄其文於河渠志以爲亘古所未聞喜之踵訛襲謬又何怪乎取其經畧之詳而置其考據之疎可也

浙西水利書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姚文灝撰文灝貴溪人成化甲辰進士官工部

主事考明孝宗實錄載宏治九年七月提督松江等處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灝言治水六事上從之則是書當爲是時作也大旨以天下財賦仰給東南南直隸之蘇松常三府浙江之杭嘉湖三府環居太湖之傍尤爲卑下太湖綿亘數百里受諸州山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經松江以入海其稍高昂者則受杭禾之水達黃浦以入海淫潦時至輙泛溢爲患蓋以圍田掩遏水勢無所發洩而塘港湮塞故也因取宋至明初言浙西水利者輯爲一

編大義以閘江置閘圍岸爲首務而河道及田圍則兼修之其於諸家之言間有筆削棄取如單鍔水利書及任都水水利議答之類則詳其是而略其非而宋郟氏諸議則以其鑿而不錄蓋斟酌形勢頗爲詳審不徒採紙上之談云

河防一覽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潘季馴撰季馴有司空奏議已著錄季馴在嘉靖萬歷間凡四奉治河之命在事二十七年著有成績嘗於萬歷七年工成時彙集前後章奏及諸

入贈言纂成一書名塞斷大工錄旣而以其猶未賅備復加增削釐爲是編首勅諭圖說一卷次河議辨惑一卷次河防險要一卷次修守事宜一卷次河源河決考一卷次前人文章之關係河務及諸臣奏議凡八十餘篇分爲九卷明代仰東南轉漕以實京師又泗州祖陵逼近淮泗故治水者必合漕運與陵寢而兼籌之中葉以後潰決時聞議者紛如聚訟季馴獨力主復故道之說塞崔鎭隄歸仁而黃不北築高家堰黃浦八淺而淮不東創

爲減水順水壩遥隄縷隄之制而蓄洩有所賴其大旨謂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合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生平規畫總以束水攻沙爲第一義考漢書載王莽時徵治河者大司馬史張戎已有水自刮除成空語是借水刷沙古人已露其意特從未有見諸行事者季馴乃斟酌相度神而明之永爲河渠利賴之策後來雖時有變通而言治河者終以是書爲準的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劉紫函

書曰考萬歷六年潘司空季馴河工告成其功近
北陳瑄遠比賈魯無可移易矣乃十四年河決范
家口又決天妃壩二十三年河淮決溢邳泗高寶
等處皆患水災天啟元年河決王公堤安得云潘
司空治後無水患六十年大抵司空成規具在縱
有天災縱有小通變治法不出其範圍之外故曰
河防一覽爲平成之書云云若璩居於山陽於河
渠利病得之目睹斯可謂平情之論矣

三吳水利錄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歸有光撰有光有易經淵旨已著錄是書大旨以治吳中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他水不勞餘力當時隄防廢壞漲沙幾與崖平水旱俱受其病因採集前人水議之尤善者七篇而自作水利論二篇以發明之又以三江圖附於其後蓋浙江爲震澤尾閭全湖之水皆從此赴海所謂塞則六府均其害通則六府同其利者前人已備言之尋其淤塞之源則張弼水議所謂自夏原吉濬范家浜直接黃浦浦勢湍急洩

水益徑而江潮平緩易致停淤故黄浦之濶漸倍於舊吳淞狹處僅若溝渠其言最爲有理有光乃槩以爲湖田圍占之故未免失於詳究然有光居安亭正在松江之上故所論形勢脈絡最爲明析其所云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可别求其他道者亦確中要害言蘇松水利者是書固未嘗不可備考核也

北河紀八卷紀餘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有史觽已著錄此書乃其以工

部郎中視河張秋時所作明史藝文志著錄卷數亦同首列河道諸圖次分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議河靈八記詳疏北河源委及歷代治河利病搜採頗備條畫亦頗詳明至山川古蹟及古今題詠之屬則別爲四卷附後名曰紀餘蓋河道之書以河爲主與州郡輿圖體例各不侔也

國朝順治中管河主事閻廷謨益以新制作北河續紀四卷雖形勢變遷小有同異要其大致仍皆以是書爲藍本蓋其發凡起例具有條理故續修者

莫能易焉譬灍著作甚夥而明史於文苑傳中獨載此書稱其具載河流原委及歷代治河利病其必有以取之矣

敬止集四卷 江蘇汪汝瑮家藏本

明陳應芳撰應芳字元振泰州衛人萬歷辛未進士官福建布政司參政淮南夙稱澤國而泰州與化尤甚應芳家於泰州因講求水道之源委與河之利害悉其形勢集當時奏疏公移私札言河道者為一書名敬止重桑梓也又各繪為圖曰泰州

上河曰泰州下河曰高興下河曰興化下河曰寳應下河曰鹽城下河附論十三首兼及漕運田賦雖今昔異宜形勢遷變核以水道與所圖已不相符然其書議論詳明以是地之人言是地之利病終愈於臨時相度隨事揣摩因其異同以推求沿革之故於疏濬築防亦未爲無補矣

三吳水考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內蘊周大韶同撰內蘊稱吳江生員大韶稱華亭監生其始末則均未詳也初萬歷四年言官

諭蘇松常鎮諸府水利久湮宜及時修濬乞遣御史一員督其事乃命御史懷安林應訓往應訓相度擘畫越六載蕆功屬內藴等編輯此書前有萬歷庚辰徐栻序稱爲水利圖說而辛巳劉鳳序王午皇甫汸序則稱三吳水考蓋書成而改名也汸序稱應訓命諸文學作而栻鳳序皆稱應訓自著亦復不同考書中載應訓奏疏條約皆署銜署姓而不署其名似不出於應訓手殆內藴等纂輯之而應訓董其成爾其書分十二類凡詔令考一卷

水源考一卷水道考三卷水年考一卷水官考一卷水議考三卷水疏考三卷水移考一卷水田考一卷水續考一卷水文考一卷雖體例稍冗標目亦多杜撰而諸水之源流諸法之利弊一一詳賅蓋務切實用不主著書固不必以文章體例繩之矣

吳中水利書二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國維撰國維字九一號玉笥東陽人天啟壬戌進士福王時官至吏部尚書南京破後從魯王

於紹興事敗投水死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先列東南七府水利總圖凡五十二幅次標水源水脉水名等目又輯詔勅章奏下逮論議序記歌謠所記雖止明代事然指陳詳切頗爲有用之言凡例謂崇明靖江二邑浮江海之中地脉不相聯貫自昔不涖東南水政之內今拨二邑形勢所說不誣足以見其明確明史本傳稱國維爲江南巡撫時建蘇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內外塘長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隄濬鎭江及江陰漕渠並有成績遷

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河道時値歲旱漕流涸濬諸水以通漕又稱崇禎十六年八總兵師潰國維時爲兵部尚書坐解職下獄帝念其治河功得釋則國維之於水利實能有所擘畫是書所記皆其閱歷之言與儒者紙上空談固迥不侔矣

欽定河源紀畧三十六卷

乾隆四十七年奉

勑撰是年春以中州有事於河工

特命侍衛阿彌達祭告西寧河神因西溯河源繪圖具
奏言星宿海西南三百餘里有阿勒坦郭勒水色獨
黄又西有阿勒坦噶達素齊老流泉百道入阿勒
坦郭勒是爲黄河真源爲自古探索所未及
皇上因考徵實驗參訂舊文
御製河源詩一章詳爲訓釋系以
案語又
御製讀宋史河渠志一篇以正從來之譌誤復
命兵部侍郎臣紀昀大理寺卿臣陸錫熊等尋繹史傳

旁稽衆說綜其向背定其是非輯爲一書首冠以

圖凡開方分度悉準

欽定輿圖而以河流所逕及諸水之灊通顯會者各依方隅繪畫以著其詳次列以表以分合伏見四例該水道之脉絡仰旁行斜上經緯相貫綱目相從以提其要次曰質實詳核水道之源流兼仿水經及酈道元注之例旁支正榦一一疏通證明次曰證古凡載籍所陳與今所履勘相符者並條列原文各加案語以互相參定次曰辨譌凡舊說之紕

繆亦條列原文各爲糾駁以祛惑釋疑次曰紀事凡撻伐所經部族所聚職貢所通及開屯列戍與靈源相值者一一臚載其前代軼聞亦以類附見次曰雜錄凡名山古蹟物產土風介在洪流左右者皆博采遺文以旁資稽核而恭錄
御製詩文弁冕全書用以挈綱領定權衡焉考自古談河源者或以爲在西域或以爲在吐蕃各持一說紛如聚訟莫能得所折衷推索其由大抵所記之真妄由其地之能至不能至所考之疎密由其時

之求詳不求詳山海經稱禹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紀其億選之數其事不見於經傳見經傳者惟導河積石灼爲禹跡所至而已故禹本紀諸書言河源弗詳儒者亦不以爲信漢通西域張騫僅得其梗概以三十六國不入版圖故也元世祖時嘗遣篤什窮探乃僅至星宿海而止不知有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又不知有鹽澤之伏流豈非以開國之初倥偬草創不能事事責其實故雖能至其地而考之終未審歟我

國家重熙累洽荒憬咸歸
聖祖仁皇帝平定西藏黄圖括地已大擴版章我
皇上七德昭宣
天弧耆定天山兩道拓地二萬餘里西通濛汜悉主悉
臣月蝟以東皆我疆索星軺虎節絡繹往來如在
戶闥之內與張騫之轉徙絕域潛行竊覘畧得彷
彿者其勢迥殊且自
臨御以來無逸永年恒久不已
乾行彌健

睿照無遺所綜核者無一事不得其真所任使者亦無一人敢飾以僞與篤什之探尋未竟遽顢頇報命者更復迥異是以能沿溯真源祛除謬說

親加釐定勒爲一帙以昭示無窮臣等載筆之餘仰頌

聖功之無遠弗屆又仰頌

聖鑒之無微弗周也

崑崙河源考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已著錄是書以元篤什言河源崑崙與史記漢書不合水經所載亦

有謬誤因歷引禹貢禹本紀爾雅淮南子及各史之文以考証之考張騫言河源出鹽澤司馬遷又言河源出于闐天子案古書圖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後來諸書都無異說唐書吐谷渾傳始有李靖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之言而亦未確有所指迨篤什奉命行求稱得之朶甘思西鄙潘昂霄等妄爲附會經傳音譯舛訛遂以鄂敦塔拉之潛行復見者指爲河源以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卽古積石山者指爲崑崙元史因而採入地理志中耳食相

沿混淆益甚我

國家德威遐播天山兩道盡入版圖月窟以西皆我戶闥案圖考索知河有重源篤什所訪僅及其伏地再出者而河水之出葱嶺于闐注鹽澤潛行至積石者則篤什皆未之見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考核精詳河源始確有定論斯同此書作於康熙之初核以今所目驗亦尚不盡脗合然時西域未通尚未得其實據而斯同穿穴古書參稽同異即能灼知張騫所説之不誣而極論潘昂

胥等之背馳舛亂凡所指陳俱不甚相遠亦可謂
工於考證不汨沒於舊說者矣錄存其書益以見
睿鑒折衷超軼萬古也

兩河清彙八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薛鳳祚撰鳳祚有聖學宗傳已著錄鳳祚雖亦
從講學者遊而其學出鹿善繼孫奇逢講求實用
故其算術受於西洋穆尼閣以天文名家
國初言歷法者推爲獨絕梅文鼎勿庵歷算書記所
謂青州之學也亦究心於地理故詳究兩河利病

以著是書卷首列黃河運河兩圖一卷至四卷為運河修築形勢北自昌平通州南至浙江等處河湖泉水諸目皆詳載之五卷六卷則專記黃河職官夫役道里之數及歷代至

本朝治河成績七卷則輯錄前明潘季馴河防辨惑

國朝崔維雅芻議或問二書八卷則鳳祚所自著也曰芻論曰修守事宜曰河防緒言曰河防永賴書中援據古今於河防得失疏證頗明惟海運一篇欲訪元運故道與漕河並行蓋猶祖邱濬之舊說

則迂謬而遠於事情遂爲白璧之微瑕無是可矣

居濟一得八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伯行撰伯行有道統錄已著錄是編乃伯行爲河道總督時相度形勢錄之以備參考者前七卷條議東省運河壩閘隄岸及修築疏濬蓄洩啟閉之法於諸水利病條分縷析疏證最詳後附河漕類纂一卷則通撮大槩蓋伯行惟督河工故漕政在所畧也大旨謂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法宜縱之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法宜束之徐邳

水高而岸平泛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又有三禁三束四防八因諸條皆得諸閱歷非徒爲紙上之談者伯行平生著述惟此書切於實用迄今六七十載雖屢經疏濬形勢稍殊而因其所記以考因革損益之故亦未爲無所裨焉

治河奏績書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附河防述言一卷 内廷藏本

國朝靳輔撰輔有奏疏已著錄是書卷一爲川澤考漕運考河決考河道考卷二爲職官考堤河考及

修防汛地埽規河夫額數閘壩修規船料工値皆附焉卷三爲輔所上章疏及部議卷四爲各河疏濬事宜及施工緩急先後之處其川澤考所載於黃河自龍門以下至淮徐注海凡分滙各流悉考古証今頗爲詳盡於注河各水及河所瀦蓄各水亦縷陳最悉其漕運考亦然河道考於臨河要地及距河遠近分條序載較志乘加詳至於堤工修築事宜則皆輔所親驗立爲條制者矣輔自康熙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凡三膺總河之任故疏議獨

多其專以治上河爲治下河之策雖據一時所見與後來形勢稍殊然所載修築事宜亦尚有足資採擇者與張伯行居濟一得均尚非紙上之空談也

又河防述言一卷

爲張靄生所撰皆追述其友陳潢之論故曰述言潢字天一號省齋錢塘人爲輔之幕客輔治河多資其經畫康熙甲子

聖駕南巡輔以潢功上聞

特賜參贊河務按察司僉事銜其書凡十二篇一曰河性主於順而利導之二曰審勢謂凡有所患當推其

致患之所以然三曰估計謂省工省料其壞必速所費較所省爲更大四曰任人主於慎選擇明賞罰而歸本於正巳以牽屬五曰源流謂河水本清其淤澱皆由挾中國之水六曰隄防主潘季馴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說而尤以減水壩爲要務七曰疏濬主於潰決之處先固其兩旁不使日擴乃修復故道而借引河以注之八曰工料工主於覈實料主於豫備九曰因革言今昔形勢之不同十曰善守謂黃河無一勞永逸之策在時時謹小慎

徽而歸重於河員之久任十一曰雜誌述治河之委曲十二曰辨惑則駁當時之異議也其言往往中理與靳輔書足相發明今錄附輔書之末以資參考書前冠以黃河全圖乃霨生所自作雖不及欽定河源紀畧之明確而遠勝篤什等之所記又靳輔奏疏一篇雖專爲潢而發然頗足見當日治河之始末今亦併存之焉

直隸河渠志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儀撰儀字子翽號一吾文安人康熙乙未進

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充覇州等處營田觀察使是編即其經理營田時作所列凡海河衛河白河淀河東淀永定河清河會同河中亭河西淀趙北口子牙河千里長堤滹沱河滏陽河寧晉泊大陸澤鳳河牤牛河窩頭河鮑邱河薊河還鄉河塌河淀七里海二十五水皆洪流巨浸也雖敘述簡質但載當時形勢而不詳古蹟又數十年來屢經

皇上軫念民依經營疏濬久慶安瀾較儀作書之日水道之通塞分合又已小殊然儀本土人又身預水

利諸事於一切水性地形知之較悉故敷陳利病之議多而考證沿革之文少錄而存之亦足以參考梗概也

行水金鑑一百七十五卷 通行本

國朝傅澤洪撰澤洪字穉君鑲紅旗漢軍官至分巡淮揚道按察司副使是書成於雍正乙巳全祖望作鄭元慶墓誌以爲出元慶之手疑其客遊澤洪之幕或預編纂然別無顯證未之詳也敘水道者禹貢以下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作溝洫志皆全

史之一篇其自爲一書者則剏始於水經然標舉源流疏證支派而已未及於疏濬隄防之事也單鍔沙克什王喜所撰始詳言治水之法有明以後著作漸繁亦大抵偏舉一隅專言一水其綜括古今臚陳利病統前代以至
國朝四瀆分合運道沿革之故彙輯以成一編者則莫若是書之最詳卷首冠以諸圖次河水六十卷次淮水十卷次漢水江水十卷次濟水五卷次運河水七十卷次兩河總說八卷次官司夫役漕運

漕規凡十二卷其例皆摘錄諸書原文而以時代類次俾各條互相證明首尾貫串其有原文所未備者亦間以己意考核附注其下上下數千年間地形之變遷人事之得失條牽繩貫始末犁然至我

國家敷土翕河百川受職仰蒙

聖祖仁皇帝翠華親莅指授機宜

睿算周詳永昭順軌實足垂法於萬年澤洪於康熙六十一年以前所奉

諭旨皆恭錄於編以昭
謨訓尤為疏瀹之指南談水道者觀此一編宏綱巨目亦
見其大凡矣
水道提綱二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齊召南撰召南字次風台州人乾隆丙辰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侍郎歷代史
書各志地理而水道則自水經以外無專書郭璞
所注久佚不傳酈道元所注詳於北而畧於南且
距今千載陵谷改移即所述北方諸水亦多非其

舊
國初餘姚黃宗羲作今水經一卷篇幅寥寥粗具梗
槩且塞外諸水頗有舛訛不足以資考證召南官
翰林時預修
大清一統志外藩蒙古諸部是所分校故於西北地
形多能考驗且天下輿圖備於書局又得以博考
旁稽乃參以耳目見聞互相鉤校以成是編首以
盛京至京東諸水次爲直沽所滙諸水次爲北運河
次爲河及入河諸水次爲淮及入淮諸水次爲江

及入江諸水次爲南河及太湖源流次爲浙江閩江次雲南諸水次爲西藏諸水次西北阿爾泰以南水及黑龍江松花諸江次東北海朝鮮諸水次塞北漠南諸水而終以西域諸水大抵通津所注往往袤延數千里不可限以疆域召南所敘不以郡邑爲分惟以巨川爲綱而以所會衆流爲目故曰提綱其源流分合方隅曲折則統以今日水道爲主不屑屑附會於古義而沿革同異亦即互見於其間其自序譏古來記地理者志在藝文情侈

觀覽或於神仙荒怪遙續山海或於洞天梵宇揄揚仙佛或於游蹤偶及逞異炫奇形容文飾祗以供詞賦之用故所敘錄頗爲詳核與水經注之模山範水其命意固殊矣然非召南生逢

聖代當敷天砥屬之時亦不能於數萬里外聞古人之所未聞言之如指諸掌也

海塘錄二十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翟均廉撰均廉有周易章句証異已著錄浙江海塘在海寧州南漢唐以來遞有修築至

國朝軫念民依講求尤備

聖祖仁皇帝暨我

皇上均

親臨相度用建萬年保障之基是編綜括古今恭錄

詔諭

聖製以弁冕於卷首次爲圖說一卷疆域一卷建築四卷名勝三卷古蹟二卷祠祀二卷奏議五卷藝文八卷雜志一卷徵引各史紀志及玉海乾道咸淳臨安志四朝聞見錄明實錄諸書考訂辨證頗爲該

治如訂正鹽官海塘長百二十四里唐開元所築舊志作二百二十四里者誤引泊宅編載宋制有鐵符鎮海皆史傳所未載他如海寧之隄築於沈議諸又志乘所未備考浙江通志雖有海塘事宜一門然僅至雍正十一年而止是編詳敘至乾隆二十九年凡

聖謨指示

睿慮周詳以及臣工奏議皆謹爲詮敘尤足以昭示後來其中如建築門敘述宋制而不及引咸淳臨安

志所載林大鵬之議明安然之作石隄明實錄載於洪武十年而書中誤作十一年間有脫畧然不足累其全書云

右地理類河渠之屬二十三部五百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籌海圖編十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胡宗憲撰宗憲字汝貞號梅林績溪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督師剿倭寇以言官論劾下獄瘐死萬歷初追復原官謚襄懋事跡具明史

本傳是書首載輿地全圖沿海沙山圖次載王官使倭畧倭國入貢事畧倭國事畧次載廣東福建浙江直隸登萊五省沿海郡縣圖倭變圖兵防官考及事宜次載倭患總編年表次載寇踪分合圖譜次載大捷考次載遇難殉節考次載經畧考明史稱趙文華督察浙江軍務宗憲深附之總督張經破倭於王江涇文華盡掩經功歸宗憲經遂得罪又陷撫臣李天寵文華還朝力薦宗憲遂擢□秩宗憲又因文華結納嚴嵩以爲內援其喜功名

而尚權詐誠有如傳贊所云者黷蒙垢者書中載
胡松撰王江涇捷事畧專述宗憲之功不及張經
與本傳符合是其攘功之實証然其他若載嘉靖
三十四年五月平望之捷陸涇壩之捷十一月後
屯之捷清風嶺之捷三十五年仙居之捷七月乍
浦之捷十一月龕山之捷及金塘淮揚寧台温之
捷又紀勦徐海及擒王直始末大端與明史紀傳
均相符合則宗憲之保障東南尚不爲無功經畧
考三卷內凡會哨鄰援招撫城守團結保甲宣諭

間諜貢道互市及一切海船兵仗戎器火器無不周密又若唐順之張時徹俞大猷茅坤戚繼光諸條議是書亦靡不具載於明代海防亦云詳備蓋其人雖不醇其才則固一世之雄也

鄭開陽雜著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若曾撰若曾字伯魯號開陽崑山人嘉靖初貢生是書舊分籌海圖編江南經畧四隩圖論等編本各自爲書

國朝康熙中其五世孫起泓及子定遠又删汰重編

合爲一帙定爲萬里海防圖論二卷江防圖考一
卷日本圖纂一卷朝鮮圖說一卷安南圖說一卷
琉球圖說一卷海防一覽圖一卷海運全圖一卷
黃河圖議一卷蘇松浮糧議一卷其海防一覽圖
即萬里海防圖之初藁以詳畧互見故兩存之若
曾尚有江南經畧一書獨缺不載未喻其故或裝
輯者偶佚歟若曾少師魏校又師湛若水王守仁
與歸有光唐順之亦互相切磋數人中惟守仁順
之講經濟之學然守仁用之而效順之用之不甚

效若曾雖不大用而佐胡宗憲幕平倭寇有功蓋
順之求之於空言若曾得之於閱歷也此十書者
江防海防形勢皆所目擊日本諸考皆咨訪考究
得其實據非剽掇史傳以成書與書生紙上之談
固有殊焉
右地理類邊防之屬二部二十四卷皆文淵閣著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

史部二十六

地理類三

南嶽小錄一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唐道士李冲昭撰卷首有自序稱弱年悟道近歲依師泊臨嶽門頻訪靈跡徧閱古碑及衡山圖經湘中記仍致詰於師資長者嶽下耆年或得一事旋行箋記撮而直書總成一卷案書中有咸通年號當作於懿宗以後序末所題壬戌歲蓋昭宗天

復二年也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著錄鄭樵通志藝文畧始載有此名與此本卷數相合惟冲昭作仲昭或傳刻誤歟書中先列五峯三澗次敘宮觀祠廟壇院之屬而以歷代得道飛昇之跡附之雖黃冠自張其教不無夸誕之詞而唐世名山洞府之書如盧鴻一嵩山記張密廬山雜記令狐見堯玉笥山記杜光庭武夷山記今並無存此獨以舊本流傳勝境靈跡足資掌故是亦考圖經者所宜徵據矣此本爲明蔡汝楠守衡州時

所刻前有小引亦謂所載事蹟名物悉與今本不同云

廬山記三卷附廬山記畧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陳舜俞撰舜俞字令舉烏程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歷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歷官都官員外郎熙寧中出知山陰縣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稅事迹具宋史本傳舜俞謫官時與致仕劉渙遊覽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北山水之勝每恨慧遠周景武輩作山

記疏畧而渙舊嘗雜錄聞見未暇詮次舜俞因採其說參以記載者舊所傳晝則山行夜則發書考證泓泉塊石具載不遺折衷是非必可傳而後已又作俯仰之圖尋山先後之次以冠之人服其勤自記云余始遊廬山問山中塔廟興廢及水石之名無能爲予言者雖言之往往襲謬失實因取九江圖經前人雜錄稽之本史或親至其處考驗銘志參訂耆老作廬山記其湮沒蕪没不可復知者則闕疑焉凡唐以前碑記因其有歲月甲子爵里

之詳故并錄之庶或有補史氏云云其目有總敘山篇第一敘北山篇第二敘南山篇第三而無第四五篇圖亦不存考驗永樂大典所缺亦同然北宋地志傳世者稀此書考據精核尤非後來廬山紀勝諸書所及雖經殘缺猶可寶貴故特錄而存之釋惠遠廬山記畧一卷舊載此本之末不知何人所附今亦併錄存之備參考焉

赤松山志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道士倪守約撰守約未詳何許人惟書前自敘

稱拾家辭父母來投師貧又自署松山羽士知爲黃冠書中稱眞廟神廟孝廟寧廟知爲宋人人物之末稱咸淳年號知作於度宗時矣其書首叙皇初起皇初平兄弟仙迹以著是山靈異爲全書綱領次丹類次洞穴類次山類次水類次宫宇類次人物類次制誥類次碑籍類書末又有正統四年明英宗御製敷行非詩非文似乎聯額與此書篇頁不相屬葢後人所附入明代刊本喜於竄亂古書往往如是今删汰不錄以存守約之舊焉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徼紀聞已著錄是書雖以遊覽爲名多紀湖山之勝實則關於宋史者爲多故於高宗而後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宋乾道間周淙撰臨安志十五卷咸淳間潛說友又續成一百卷湖山特其中之一目例不當詳吳自牧作夢粱錄周密作武林舊事於歲時風俗特詳而山川古跡又在所畧惟汝成此書因名勝而附以事蹟鴻纖鉅細一一兼該非惟可廣見聞并

可以考文獻其體在地志雜史之間與明人遊記徒以觴咏登臨流連光景者不侔其志餘二十六卷則摭拾南宋軼聞分門臚載大都杭州之事居多不盡有關於西湖故別爲一編例同附錄蓋有此餘文以消納其冗碎而後本書不病於蕪雜此其義例之善也惟所徵故實悉不列書名遂使出典無徵莫能考證其眞僞是則明人之通弊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

桂勝十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附桂故八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張鳴鳳撰鳴鳳有西遷注已著錄是二書並成於萬歷癸丑桂勝序題五月六日桂故序題七月朔劉繼文序稱前十六卷爲桂勝志桂槩也後八卷爲桂故志故實也鳴鳳桂勝自序亦稱外桂故八卷用輔以行桂故自敘稱余志桂勝竊迹前事云云則二書相因而作實一書也桂勝以山水標目各引證諸書敘述於前即以歷代詩文附本條下而於石刻題名之類搜採尤詳又隨事附以考證多所訂正葢斯張吳興備志朱彝尊日下舊聞

即全仿其體例於地志之中最為典雅桂故分郡國官名先政先獻游寓襍志六門郡國考歷代沿革詳列史志辨今之桂林非古之桂林官名則臚舉歷代之制蓋疆域明則先獻有所斷限職制明則先政有所徵驗乃不至如他志書人物名宦附會牽合故以冠於首也其先政先獻人各為傳大抵鎔鑄舊文剪裁蔓語務取其有關是土而不濫涉其生平又多採金石之文不盡取諸史籍故其詞簡而不支博而有據其游寓襍志亦多據題名

碑碣姓名年月歷歷可稽在明代輿記之中於康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外自為别調可以鼎立而三他家莫之逮也二書所載皆止於南宋葢年遠者易湮時近者易濫詳人所畧畧人所詳其書乃博贍而有體是又鳴鳳創例之微意歟

欽定盤山志二十一卷

國朝大學士蔣溥等奉

勅撰盤山在薊州城北二十五里為漢末田疇隱居之地五峯三盤林巒幽邃岩椒秀澤雄甲畿東自

聖祖仁皇帝四度臨幸
宸章題詠照燦巖阿然舊無山志青溝釋智朴始草創成
編詞旨冗蔓體例尚多未備我
皇上宸遊莅止靈境日開乾隆九年始
命發內帑建
靜寄山莊於山之陽天闕名區全攬勝概歲春秋有
事於
祖陵每駐蹕
行宮

幾餘靜憩智仁樂趣暢洽
宸襟山水效靈益增神秀乾隆十九年二月因
行幸山莊爰
命蔣溥汪由敦董邦達纂修新志溥等承
詔屬稿詳加裒輯分圖考名勝寺宇流寓方外藝文物
産雜綴八門釐爲十六卷首冠以
巡典
天章五卷至十二月書成奉表恭進焉臣等敬繹
睿製旁考舊文惟兹山之靚潤深奥足與嶽鎮競秀而

其名不大顯於前世以是知天地淸淑之氣扶輿

磅礴固必待時而出以奉

大聖人泮奐之娛而

天筆昭回鏤巘耀谷品題甲乙榮幸無涯尤自古所未

有敬錄斯編亦以慶兹山之遭也

西湖志纂十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大學士梁詩正禮部尚書銜沈德潛等同撰初

雍正中浙江總督李衛修西湖志延原任編修傅

王露總其事而德潛以諸生爲分修凡成書四十

八卷雖敘次詳明而徵引浩繁頗嫌冗蔓至乾隆
十六年恭逢
聖駕南巡
清蹕所臨湖山生色德潛因取舊志復與王露重加纂
錄芟繁就簡別為十卷而梁詩正亦
奏請重輯西湖志會德潛書稿先成繕錄進
御覽
皇上優加錫賚
特製詩篇以弁其首並

勅詩正即以德潛此稿合成之詩正復偕王露等考覈

訂爲十二卷於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奏

進首名勝各圖次西湖水利次孤山南山北山吳山西

溪諸勝蹟而終以藝文雖門目減於舊志而大綱

已包括無餘且仰荷

宸翰親題榮光下燭尤從來輿記所未有固非田汝成

輩區區記載所得並稱矣

右地理類山川之屬七部一百十三卷皆文淵閣著

錄

洛陽伽藍記五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後魏楊衒之撰劉知幾史通作羊衒之晁公武讀書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楊與今本合疑史通悞也其里貫未詳據書中所稱知嘗官撫軍司馬耳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陽一時篤崇佛法剎廟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亂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陽感念廢興因捃拾舊聞追敘故蹟以成是書以城內及四門之外分敘五篇敘次之後先以東面三門南面三門北面二門各署其新舊之名

以提綱領體例絕爲明析其文穠麗秀逸煩而不厭可與酈道元水經注肩隨其兼敘爾朱榮等變亂之事委曲詳盡多足與史傳參證其他古蹟藝文及外國土風道里採摭繁富亦足以廣異聞劉知幾史通云秦人不死知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見魏書毛修之傳秦人事即用此書趙逸一條知幾引據最不苟知其說非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糾戴延之之西征記考據亦皆精審惟以高陽王雍之樓爲即古詩

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則未免固於說
詩爲是書之瑕纇耳據史通補註篇稱除煩則意
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
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是
也則衒之此記實有自註世所行本皆無之不知
何時佚脫然自宋以來未聞有引用其註者則其
刊落已久今不可復考矣

吳地記一卷附後集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唐陸廣微撰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與今本

合書中稱周敬王六年丁亥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則廣微當爲僖宗時人然書中虎嘐一條稱唐諱虎錢氏諱鏐改爲滸墅考五代史吳越世家乾符二年董昌始表錢鏐爲偏將光啓三年始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景福二年始拜鏐爲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始加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始封鏐爲彭城郡王天祐元年封吳王至朱温篡立始封鏐爲吳越王安得於乾符三年以董昌一偏將能使

人諱其嫌名且乾符三年亦安得預稱吳越至錢俶於宋太平興國三年始納土入朝當其有國之時蘇州正其所隸豈敢斥之曰錢氏尤顯爲宋人之詞則此書不出廣微更無疑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摘其語兒亭馮驩宅公孫挺陳開疆顧冶子墓三條又摘其琴高宅一條於地理事實皆爲舛繆又案乾符三年歲在丙申實非庚申上距周敬王丁亥僅一千三百九十年實非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於年數亦復差悞觀其卷末稱纂成圖書以

俟後來者添修而此本無圖前列吳長洲嘉興崑山常熟華亭海鹽七縣而後列吳縣長洲縣事為多殆原書散佚後人採綴成編又竄入他說以足卷帙故訛異若是耶以今世所行別無善刻故姑仍吳琯此本錄之以存梗概而附訂其牴牾如右

又吳地記後集一卷蓋續廣微之書者不著撰人名氏前有題詞稱自唐王郢叛亂市邑廢毀或傳記無聞或廢興不一僅采摘縣錄據圖經選其確實者列於卷後所記建置年號止於祥符元年疑

北宋人作舊本附錄今亦併存備考焉

長安志二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宋敏求撰敏求有唐大詔令已著錄是編皆考訂長安古蹟以唐韋述西京記疎畧不備因更博採羣籍參校成書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郵驛以至風俗物產宮室寺院纖悉畢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時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舉其處粲然如指諸掌司馬光常以爲考之韋記其詳不啻十倍今韋氏之書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贍

舊都遺事藉以獲傳實非他地志所能及程大昌雍錄稱其引類相從最爲明析然細細校之亦不免時有駁複如曲臺既入未央而又入之三雍是分一爲二矣長門宮在都城之外長門亭畔而列諸長信宮內則失其位置矣況宮殿園囿又多空存其名不著事蹟則無可尋繹矣云云其說雖不爲無見實則淩雲之材不以寸朽爲病也敏求尚有河南志與此凡例稍異而並稱贍博今已不存又楊慎丹鉛錄謂杜常華淸宮詩見長安志詩中

曉風乃作曉星檢今本實無此詩蓋愼喜僞托古書不足爲據非此志有所殘缺惟晁公武讀書志載有趙彥若序今本無之則當屬傳寫佚脫耳

洛陽名園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李格非撰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元祐末爲國子博士紹聖初進禮部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是書記洛中園囿自富弼以下凡十九所格非自跋云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蓋追思當時賢佐名卿勳業盛

隆能享其樂非徒誇臺榭池館之樂也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俱載李格非撰惟津逮秘書題曰華州李廌考邵博聞見後錄第十七卷全載此書不遺一字題標格非之名同時之人不應有悞知毛晉之誤題審矣王士禎居易錄記是書前有紹興中張琰德和序首曰山東李文叔云云此本亦佚之殆又後人因標題姓名與序不符而刊除其文歟

雒錄十卷大學士于敏中採進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古周易占法已著錄是編考訂關中古迹以三輔黃圖唐六典宋敏求長安志呂大防長安圖記及紹興秘書省圖案書中稱閣圖者即秘書省圖諸書互相考証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有說謂三輔黃圖由唐人增續初非親生漢時目睹漢事故隨事立辨不以其名古而不敢置議長安志最爲明析然亦時有駁復呂大防圖凡唐世邑屋宮苑巳自不存特其山川地望悉是親見今故本而言之若與古記不合亦復訂正其參校亦可謂

勤矣今考其書如函谷關參都邑之中太子宮序職官之次地圖之後忽列書目數條都邑之前忽出山名一處驟然尋之不得端緒體例稍爲叢襍又集古諸錄所列碑刻自獵碣以外罕登記載考古圖有聳酌宮亦不著其名葢但憑圖籍而未考金石之文故未免於疎漏然其蒐羅旣富辨証亦詳在輿記之中固爲善本也明代陝西諸志皆號有法其亦以是數書者在前歟考大昌之時關中已爲金土而隔越江表爲隣國著書殊爲無謂葢

孝宗銳思恢復有志中原大昌所作北邊備對一書即隱寓經畧西北之意此書猶此志焉耳第五卷中特搠漢唐用兵攻取守避要地一圖其圖說多舉由蜀入秦之迹與郭允蹈蜀鑑所謂由漢中取關陝者大旨相合其微意固可見矣

洞霄圖志六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宋鄧牧撰牧字牧心錢唐人宋亡後隱居屏跡惟與謝翺友善翺臨終時牧適出遊翺絕筆詩所謂九鎖山人歸不歸者即爲牧作其志趣可以想見

矣洞霄宫在餘杭縣大滌洞天巖壑深秀爲七十二福地之一宋世甞以舊宰執之奉祠者領提舉事政和中唐子霞作眞境錄紀其勝後不傳端平間有續錄今亦無考牧於大德巳亥入洞霄止超然館住持沈多福爲營白鹿山房居之遂屬牧偕本山道士孟宗寶搜討舊籍作爲此志凡六門曰宫曰觀曰山水曰洞府曰古蹟附以異事曰人物分列仙高道二子目曰碑記門各一卷前有元教嗣師吳全節及多福二序後有錢塘葉林台州李

洧孫二跋牧文章本高曠絕俗故所錄皆詳畧有法惟不載宋提舉官姓名近時朱彝尊始作記以補之然宋代奉祠率皆遥領與兹山古蹟不甚相關正如魏晉以下之公侯名繫郡縣而事殊茅土志乘之中載之不為贅削之亦不為闕也牧成此書在大德乙巳至明年丙午春而牧卒此書第五卷後附住持知宫等題名有及丙午六月後事者疑為道流所增入又人物門有牧及葉林二傳前題續編二字亦不知續之者為誰舊本所有姑併

存之又書稱圖志而此本乃有志無圖當為傳寫所脫佚無可校補亦姑仍其闕焉

長安志圖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元李好文撰好文字惟中東明人至治元年進士官至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給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結銜稱陝西行臺御史考本傳稱好文至正元年自國子祭酒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尋遷河東道廉訪使又稱至正四年仍除陝西行臺治書侍

御史六年始除侍讀學士此書葢再任陝西時作也自序稱圖舊有碑刻元豐三年呂大防爲之跋謂之長安故圖葢即陳振孫所稱長安圖記大防知永興軍時所訂者好文因其舊本芟除訛駁更爲補訂又以漢之三輔及元奉元所屬者附入凡漢唐宮闕陵寢及渠涇沿革制度皆在焉總爲圖二十有二其中渠涇圖說詳備明析尤有裨於民事非但考古蹟資博聞也本傳載所著有端本堂經訓要義十一卷歷代帝王故事一百六篇又有

大寶錄大寶通鑑二書而不及此圖元史疎漏此亦一端矣此本乃明西安府知府李經所鋟列於宋敏求長安志之首合為一編然好文是書本不因敏求而作强合為一世次紊越既乖編錄之體且圖與志兩不相應尤失古人著書之意今仍分為二書各著於錄千頃堂書目載此編作長安圖記於本書為合此本題曰長安志圖疑李經與長安志合刊改題此名然今未見好文原刻而千頃堂書目傳寫多訛不盡可據故今仍以長安志圖

著錄而附載其異同於此備考核焉

汴京遺蹟志二十四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李濂撰濂有祥符先賢傳已著錄是書以歷代都會皆有專志獨汴京無之又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蕪穢猥瑣無足觀案元老書記風俗瑣事與地志體殊此語過當謹附訂於此遂摭拾舊聞編次成帙義例整齊頗有體要徵引典核亦具見根據在輿記之中足稱善本雖其精博辨析不及長安志雍錄諸書而自宋梁以迄金源數百年間建置沿革之由廢興存亡之迹

皆爲之彙考臚編畧存端緒亦復粲然如指掌宋敏求東京記今已不傳得濂此書亦足以補其闕矣

武林梵志十二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吳之鯨撰之鯨字伯裔錢塘人萬歷中舉人官浮梁縣知縣是編以杭州梵刹盛於南宋至明而殘廢者多恐遺跡漸湮乃博考乘牒分城内城外南山北山及諸屬縣凡得寺院四百二十六所俱詳誌創置始末及其山川形勢後分天朝寵錫宰

旨護持古德機緣歷代勳績四門備紀名流勝蹟高僧支派各編小傳序錄井然頗有條理其中採輯宋元明人詩文如仙林崇先二寺記見曹勛松隱集智果寺記見徐一夔始豐集而志俱失載不免稍有漏脫又如宋張敦禮捨鐘之法雲寺非杭之法雲寺而以名同悞入又撰法相寺碑記者前作范楷後作沈楷亦有駁文然其搜剔幽隱實多武林遺事西湖遊覽志所未載如明遠堂詩次於蘇軾諸作之後而東坡集無之張九成踰彌陀塔

銘亦不見於横浦集張伯雨天池樓詩與本集互異可以參攷其遺聞軼事亦足爲考古談藝之資正不徒爲伽藍增故實矣

江城名蹟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宏緒撰宏緒字士業新建人明末以薦授晉州知州時劉宇亮以閣臣督師欲移兵入晉州宏緒拒不納坐謫爲湖州府經歷鼎革後終於家是書以南昌省會爲南昌新建二縣地因攷其名蹟以城之内外爲限凡去城遠者則不及多詳於樓

觀祠宇梵剎園亭之類卷上爲考古卷下爲證今自序謂古與今不以時代爲斷而一以興廢存亡爲斷葢事皆目歷非徒按籍而登也宏緒文章淹雅在明末號能復古故作是書敘次頗有條理考證亦多精核惟喜載雜事多近小說且多曼衍旁涉如天寧寺條下載寺僧淫褻之類頗乖大雅亦非地志之體是則體例未嚴不免爲白璧之瑕矣

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春秋杜解補正已著錄按爾

雅營州孫炎註爲殷制孔頴達尚書疏謂舜十二州有營州殷本虞制分青州地爲之凡在遼水東者東至朝鮮之境皆古營州地也平州即今永平府在虞時亦爲營州地秦時爲右北平遼西地後漢消晉皆爲遼西地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於是平州之名始見於史炎武遊永平時郡人以志屬之炎武未應其求因摭古來營平二州故實纂爲六卷付之題曰營平二州史事今其書不存此書出自惠棟紅豆齋惟載二州古地名至五代

而止又僅一卷竄其爲六卷之一也其中甲耳之谿一條旣引管子最後一頁又載俞兒一事全文嘗是隨筆襍鈔失於刪削不但非其完書並爲未定之稿本矣然炎武嫺於地理所纂述多可依據書雖殘缺要於考證之學不爲無補焉

金鼇退食筆記二卷 刑部尚書英廉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春秋地名考畧已著錄是編乃其康熙甲子官侍講學士入侍

內廷時所作前有自序稱自丁巳

賜居太液池之西朝夕策馬過金鼇玉蝀橋望苑中景物
七閲寒暑退食之頃偶訪曩時舊制約畧得之傳
聞又彷彿對其故址離宫别館廢者多矣脱復十
數老監已盡遺蹟澌湮無以昭我
皇上卑宫室約園囿之儉德因率筆記之詳於西而畧於
東以所居在苑西故也紀其興廢而復襍以時事
欲見
昭代之盛存爲太平嘉話也又稱衙署監局載在會典
者不書訪聞未確者不書外人所罕窺者亦不敢

書葢其時距明末四十年前朝宦豎存者猶多士
奇出入
禁庭得以詢訪又久寓其旁朝夕考校故所記往往
可據朱彝尊日下舊聞多採掇之今奉
詔考定彝尊之書徵據詳明纖悉必備此編已在包括
之中然其草創記錄之功亦不可沒仍錄存之以
備參稽焉

石柱記箋釋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鄭元慶撰元慶字芷畦歸安人吳興山水清佳

自六朝以來稱東南名郡自唐時刻有石柱記樹之杼山載其山川陵墓古蹟古器甚詳迨傳世既久歲月名字遂漫漶不可考歐陽修作集古錄以爲筆畫奇偉非顏眞卿不能書孫覺知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二通石柱記亦居其一後人因府治卑濕墨妙亭諸石盡取以塡於泥而石柱記遂淪没不復見康熙辛巳元慶重修府志旣成復訪得宋槧石柱記爲世所罕覯惟湖州五縣原本衹載其三秀水朱彞尊仍依仿體例

摭德清武康二縣事蹟輯而補之元慶採掇諸書爲之註釋其徵据考証頗爲贍博雖於一郡之勝尚未能包括無餘而軼典遺詞其梗概亦已畧具固亦徵文考獻者所不廢矣

關中勝蹟圖志三十二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乾隆四十一年巡撫陝西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畢沅所進也關中爲雍州舊壤班固所稱神臯奥區周秦漢唐並建都作邑遺聞舊事見於典籍者至多多可以循覽前編考求故址而河

山表裏形勢尤雄竒蹟靈蹤亦往往而在諸家撰述之存於今者三輔黃圖以下如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錄李好文長安志圖何景明雍大記李應祥雍畧之類未易一二殫數而山水游記州郡志乘尚不與焉然體例各殊純駁互見披圖按籍牴牾實繁未有會粹羣言歸於畫一者我

國家醲化覃敷裯生茂豫周原膴土慶告屢豐華岳之祠太白之湫俱仰荷

宸翰褒題光燭霄宇其秦漢涇渠故道亦皆次第興修

守土之臣得乘邊圉寧謐民氣和樂之餘行部川原詢求舊跡訂訛釐舛勒成是編以上呈

乙覽視儒生著述披尋於斷碑碎碣之間研索於脫簡殘編之內者其廣狹固有殊矣其書以郡縣爲經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蹟四子目爲緯而以諸圖附於後援據考證各附本條具有始末臣等謹爲錄副登諸秘閣亦古者郡國地志藏在太史之義也

右地理類古蹟之屬十四部一百二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南方草木狀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晉嵇含撰含事蹟附載晉書嵇紹傳考隋志舊唐志俱有含集十卷隋志云其集已亡但附載郭象集下舊唐志仍著錄而不載此書至宋志始著錄觀此書載指甲花自大秦國移植南海是晉時已有是花而唐段公路北戶錄乃云指甲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始來中國知公路未見此書蓋唐時尚不甚顯故史志不載也諸本但題譙國嵇含惟宋麻沙舊板前題曰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將軍襄陽太守嵇含撰

云云載其年月仕履頗爲詳具蓋舊本如是明人始刊削之然晉書惠帝本紀永寧二年正月改元永安七月改建武十一月復爲永安十二月丁亥立豫章王熾爲太弟始改永興是永興元年不得有十一月又永興二年正月甲午朔以干支推之丙子當在上年十二月中旬尚在改元前十二日其時亦未稱永興或其時改元之後併十二月一月皆追稱永興而輾轉傳刻又誤十二月爲十一月歟惟隋志稱廣州太守嵇含而此作襄陽太守

考書中所載皆嶺表之物則疑襄陽或誤題也其書凡分草木果竹四類共八十種敘述典雅非唐以後人所能偽不得以始見宋志疑之其本亦最完整蓋宋以後花譜地志援引者多其字句可以互校故獨尠訛闕云

荆楚歲時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晉宗懍撰書錄解題作梁人考梁書元帝本紀載承聖三年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書宗懍為吏部尚書又南史元帝本紀武陵之平議者欲

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懍黄羅漢皆楚人不願移此書皆記楚俗當即其人舊本題晉人誤也唐宋志皆作一卷與今本合而通考乃作四卷考書錄解題載懍自序曰傳元之朝會杜篤之上巳安仁秋興之敘君道娛蜡之述其屬辭則已洽其比事則未宏率爲小說以錄荆楚歲時風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餘事然則必無四卷知通考爲傳寫之誤又檢今本實有三十六事并知陳振孫所記懍序亦以三字訛爲二然周密癸辛襍識引

張鷟乘槎至天河見織女得支機石事云出荆楚歲時記今本無之則三十六事尚非完本也其註相傳爲隋杜公瞻作故多引開皇中杜臺卿玉燭寳典然唐志宗懔荆楚歲時記一卷下又出杜公瞻荆楚歲時記二卷豈原書一卷公瞻所註分二卷後人又合之歟

北戶錄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唐段公路撰學海類編作公璐葢字之譌新唐書藝文志稱爲宰相文昌之孫則嘗爲臨淄人學海

類編作東牟人亦未詳所本歷仕始末不可考惟據書首結銜知官京兆萬年縣尉據書中稱咸通十年知爲懿宗時人而已是書當在廣州時作載嶺南風土頗爲賅備而於物產爲尤詳其徵引亦極博洽如淮南萬畢術廣志南越志南裔異物會要荔枝圖說陳藏器本草唐韻郭緣生述征記臨海異物志陶朱公養魚經名苑毛詩義船神記字林廣州記扶南傳諸書今皆散佚藉此畧見一二即所引張華博物志多今本所無亦藉此以考証

眞僞條下註文頗爲典贍題登仕郎前叅軍龜圖撰不題其姓似爲公路之族然唐書宰相世系表不載其名莫知其審矣唐書藝文志作北戸襍錄疑傳寫悞衍一襍字其作三卷與此本合學海類編所載惟存一卷凡物產五十一條不爲完本曹溶所錄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深詰也

桂林風土記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唐莫休符撰休符里貫未詳作此記時在昭宗光化二年休符以檢校散騎常侍守融州刺史其終

於何官亦莫能考也此記新唐書藝文志作三卷今存者一卷卷中目錄四十六條今缺火山採木二條蓋殘缺之餘非完書矣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此書跋云闕謝在杭小草齋所錄舊藏徐惟起家跋稱獲自錢唐沈氏是洪武十五年抄傳此本小草亭題識及洪武年月與彝尊所言合蓋即彝尊所見本也彝尊跋又稱中載張固盧順之張叢元晦路單韋瓘歐陽膺李渤諸人詩向未著於錄亟當發其幽光今觀諸詩外尚有楊尚書陸宏休二

首亦唐代佚篇爲他書之所未載今全唐詩採錄諸篇即據此本則其可資考證者又不止於譜民風記土產矣

嶺表錄異三卷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唐劉恂撰宋僧贊寧筍譜稱恂於唐昭宗朝出爲廣州司馬官滿上京擾攘遂居南海作嶺表錄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昭宗時人然考書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內詞不應直稱其國號且昭宗時人不應預稱謚

號殆書成於五代時歟粤東輿地之書如郭義恭
廣志沈懷遠南越志皆已不傳諸家所援據者以
恂是編爲最古而百川學海及說郛所載寥寥數
頁首尾不完蓋僅從類書抄撮數條以備一種而
恂之原本則已久佚宋代太平寰宇記太平廣記
太平御覽諸書徵引頗夥然尚多挂漏惟散見永
樂大典者條理較詳尚可編次謹逐卷裒輯而佐
以旁見諸書者排比其文仍成三卷以復唐志之
舊雖永樂大典缺卷數函無從考驗或不免一二

之遺而證以諸書似已十得其八九唐人著述傳世者稀斷簡殘編已足珍惜此更於放失之餘復成完帙使三四百年博物君子所未睹者一旦頓還其舊覯彌足寶矣恂書體例不可考今不敢强為分門僅使各以類聚庶便省覽其中記載博贍而文章古雅於蟲魚草木所錄尤繁訓詁名義率多精核葉廷珪海錄碎事釋爾雅魁陸引此書瓦隴以證之張世南游宦紀聞引郭璞爾雅注犀有三角之文據此書稱犀二角以辨之歷來考據之

家皆資引證蓋不特圖經之圭臬抑亦蒼雅之支流有裨小學非淺尠也諸書所引或稱嶺表錄或稱嶺表記或稱嶺表異錄或稱嶺表錄異記或稱嶺南錄異核其文句實皆此書殆以舊本不存轉相稗販故流傳訛異致有數名惟永樂大典所題與唐志合今特從之以存其眞焉

益部方物畧記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宋祁撰祁字子京雍邱人天聖二年進士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謚景文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乃

嘉祐二年祁由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時所作因東陽沈立所撰劍南方物二十八種補其缺遺凡草木之屬四十一藥之屬九鳥獸之屬八蟲魚之屬七共六十五種列而圖之各繫以贊而附注其形狀於題下贊居前題列後古書體例大抵如斯今本爾雅猶此式也其圖已佚贊皆古雅葢力摹郭璞山海經圖贊往往近之注則頗傷譽濫亦每似所作新唐書葢祁敘記之文類如是也胡震亨䟦引范成大聖瑞花詩證是花開於春夏

間祁注稱辛以秋開爲非殆由氣候不齊各據所見又引謝濤鸂鶒草詩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早句證祁注是草春葉晚生之非則横生枝節夫春日已長非春晚而何歟至虞美人草自屬借人以名物如菊號西施之類必改爲娛美人草曲生訓釋是則支離無所取耳

岳陽風土記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范致明撰致明字晦叔建安人元符中登進士是編乃其以宣德郎謫監岳州商稅時所作不分

門目隨事載記書雖一卷而於郡縣沿革山川改易古蹟存亡考證特詳如樂史太平寰宇記謂大江流入洞庭致明則謂洞庭會江江不入洞庭惟荆江夏秋暴漲乃逆泛而入三五日即還名曰翻流水圖經以鄭王廟爲鄭德璘致明則謂爲隋末鄭文秀與董景珍同立蕭銑者故其北又有董王廟沈亞之湘中怨記岳陽樓開汜人之歌致明則核以地形謂舟中之歌樓上不辨杜佑通典謂巴邱湖中有曹洲即曹公爲吳所敗燒船處在今縣

南四十里致明則謂今縣西但有曹公渡考之地理與周瑜曹操相遇處絕不相干漢陽圖經謂赤壁即烏林致明則謂曹操已至巴邱則孫劉宜拒之於巴陵江夏間所謂烏林即烏黎口不當在漢陽界世傳華容爲章華臺致明則謂舊臺在景陵界華容隋縣乃取古容城名之酈道元水經注謂澧水會沅然後入湖致明則謂澧沅雖相通而各自入湖澧所入處名澧口沅所入處名鼎江口皆確有引據異他地志之附會其他軼聞逸事亦頗

資採擇敘述尤為雅潔在宋人風土書中可謂佳本矣

東京夢華錄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孟元老撰元老始末未詳蓋北宋舊人於南渡之後追憶汴京繁盛而作此書也自都城坊市節序風俗及當時典禮儀衛靡不核載雖不過識小之流而朝章國制頗錯出其間核其所紀與宋志頗有異同如宋志南郊儀注郊前三日但云齋於大慶殿太廟及青城齋宮而是書載車駕宿大慶

殿儀駕宿太廟奉神主出室儀駕詣青城齋宮儀委曲詳盡又如郊畢解嚴宋志但云御宣德門肆赦而是書載下赦儀亦極周至又行禮儀注宋志有皇帝初登壇上香奠玉幣儀既降盥洗再登壇然後初獻而是書奏請駕登壇即初獻無上香獻玉帛儀又太祝讀冊宋志列在初獻時是書初獻之後再登壇始稱讀祝亦小有參差如此之類皆可以互相考證訂史氏之訛舛固不僅歲時宴賞士女奢華徒以怊悵舊遊流傳佳話者矣

六朝事迹編類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張敦頤撰敦頤字養正婺源人紹興八年進士由南劍州教授歷官知舒衡二州致仕是編前有紹興庚辰自序結銜稱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蓋登第後之二十二年也其書爲補金陵圖經而作首總敘次形勢次城闕次樓臺次江河次山岡次宅舍次讖記次靈典次神仙次寺院次廟宇次墳陵次碑刻凡十四門引据頗爲詳核而碑刻一門尤有資於考據惟書以六朝爲

名而古迹之中自南唐以逮於北宋如丁謂王安石所建亦具載之殊失斷限又總敘門内六朝保守一篇歷數自吳以來南朝不可北伐北伐必敗即偉勝亦不能守蓋亦南渡之初力主和議之說者然核諸情事其說亦不為無因固與江東十鑑之虛張形勢者較為切實矣

會稽三賦三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宋王十朋撰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官龍圖閣學士謚忠文事迹具宋史本

傳所著有梅溪集此賦三篇又於集外別行一曰
會稽風俗賦仿三都賦之體歷敘其地山川物產
人物古蹟一曰民事堂賦民事堂者紹興中添差
簽判廳之公堂也元借寓小能仁寺歲久圮廢十
朋始重建於東水城一曰蓬萊閣賦其閣以元積
詩謫居猶得住蓬萊句得名皆在會稽故統名曰
會稽三賦初嵊縣周世則嘗爲註會稽風俗賦邪
人史鑄病其不詳又爲增注併注後二賦末有嘉
定丁丑鑄自跋十朋文章典雅足以標舉兹邦之

勝鑄以當時之人注當時之作耳聞目見言必有徵視後人想像考索者亦特爲詳贍且所引無非宋以前書尤非近時地志杜撰故實牽合名勝者可比與十朋之賦相輔而行亦劉逵張載分注三都之亞也

中吳紀聞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龔明之撰明之字希仲號五休居士崑山人紹興間以鄉貢廷試授高州文學淳熙初舉經明行修授宣教郎致仕是書採吳中故老嘉言懿行及

其風土人文爲新舊圖經范成大吳郡志所不載者仿范純仁東齋紀事蘇軾志林之體編次成帙書成於淳熙九年明之年已九十有二亦可謂耄而好學者矣宋末書已罕傳元至正間武寧盧熊修蘇州志訪求而校定之明末常熟毛晉始授諸梓亦多舛謬其子扆後得葉盛菉竹堂藏本相校第六卷多羅超一條其餘頗有異同何焯假以勘定極爲精審然盧熊跋稱其子昱所撰行實附後今兩本皆無之則葉本亦不免於脫佚也

桂海虞衡志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范成大撰乾道二年成大由中書舍人出知靜江府淳熙二年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是編乃由廣右入蜀之時道中追憶而作自序謂凡所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方志所未載者萃爲一書蠻陬絕徼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共十三篇曰志巖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獸志蟲魚志花志果志草木襍志志蠻每篇各有小序各志其土之所有惟志巖洞僅去城七八里內嘗所遊者

志金石準本草之例僅取方藥所須者志蠻僅錄
聲問相接者故他不備載志香多及海南以世稱
二廣出香而不知廣東香自舶上來廣右香產海
北者皆凡品志器并及外蠻兵甲之制以爲司邊
制者所宜知故不嫌旁涉諸篇皆序述簡雅無夸
飾土風附會古事之習其論辰砂宜砂地脈不殊
均生白石牀上訂本草分別之訛邕州出砂融州
實不出砂證圖經同音之誤零陵香產宜融諸州
非永州之零陵唐書稱林邑出結遼鳥即邕州之

秦吉了佛書稱象有四牙六牙其說不實桂嶺在
賀州不在廣州亦頗有考證成大石湖詩集凡經
歷之地山川風土多記以詩其中第十四卷自註
皆桂林作而詠花惟有紅豆蔻一首詠果惟有盧
橘一首詠遊覽惟有栖霞洞一首佛子巖一首其
見於詩註者亦僅蠻茶老酒蚺虵皮腰鼓象皮兜
鍪四事不及他處之詳疑以此志已具故不更記
以詩也其盧橘一種志果不載觀其志花小序稱
北州所有皆不錄或志果亦用此例蠻茶一種志

草木中亦無之考詩註稱蠻茶出修仁大治頭風而志草木中有鳳膏藥亦云葉如冬青治太陽痛頭目昏眩或一物二名耶然檢文獻通考四裔考中引桂海虞衡志幾盈一卷皆志蠻之文而此本悉不載其餘諸門檢永樂大典所引亦多在此本之外蓋原書本三卷而此本併為一卷已刊削其大半則諸物之或有或無亦非盡原書之故矣

嶺外代答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周去非撰去非字直夫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

淳熙中官桂林通判是書即作於桂林代歸之後
自序謂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見
聞錄存二百九十四條葢因有問嶺外事者倦於
應酬書此示之故曰代答原本分二十門今有標
題者凡十九一門存其子目而佚其總綱所言則
軍制戶籍之事也其書條分縷析視嵇含劉恂段
公路諸書敘述爲詳所紀西南諸夷多据當時譯
者之詞音字未免舛訛而邊帥法制財計諸門實
足補正史所未備不但紀土風物產徒爲談助已

也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並作十卷永樂大典所載併爲二卷蓋非其舊今從原目仍析爲十卷

都城紀勝一卷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自署曰耐得翁其書成於端平二年皆記杭州瑣事分十四門曰市井曰諸行曰酒肆曰食店曰茶坊曰四司六局曰瓦舍衆伎曰社會曰園苑曰舟船曰鋪席曰坊苑曰閑人曰三教外地敘述頗詳可以見南渡以後土俗民風之大畧考高宗駐蹕臨安謂之行在雖湖山宴樂已

無志於中原而其名未改故乾道中周淙修臨安
志於宮苑及百官曹署尚著舊稱潛說友志亦因
之此書直題曰都城蓋官司案牘流傳僅存故事
民間則耳目濡染久若定居矣又史載端平元年
孟珙會元師滅金是時舊敵已去新釁未形相與
燕雀處堂無復遠慮是書作於端平二年正文武
恬嬉苟且宴樂之日故競趨靡麗以至於斯作是
書者既欲以富盛相誇又自知苟安可愧故諱而
自匿不著其名伏讀

御題仰見

聖鑒精深洞其微曖起作者而問之當亦無所置詞以其中舊迹遺聞尚足以資考核而宴安鴆毒亦足以垂戒千秋故糾正其失以示炯鑑而書則仍錄存之焉

夢粱錄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吳自牧撰自牧錢塘人仕履未詳是書全仿東京夢華錄之體所紀南宋郊廟宮殿下至百工雜戲之事委曲瑣屑無不備載然詳於敘述而拙於

文采俚詞俗字展笺紛如又出夢華錄之下而觀其自序實非不解雅語者毋乃信劉知幾之說欲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方言世語由此畢彰乎案語見史通言語篇要其措詞質實與武林舊事詳畧互見均可稽考遺聞亦不必責以詞藻也自牧自序云緬懷往事殆猶夢也故名夢粱錄末署甲戌歲中秋日考甲戌爲宋度宗咸淳十年其時宋尚未亡不應先作是語意甲戌字傳寫誤歟王士禎漁洋文畧有是書跋云夢粱錄二十卷不著名氏蓋士禎

所見抄本又脫此序故不知爲自牧耳今檢永樂大典所引條條皆題自牧之名與此本相合知非影附古書僞標撰人姓字矣

武林舊事十卷內府藏本

宋周密撰密字公謹號草窻先世濟南人其曾祖隨高宗南渡因家湖州淳祐中嘗官義烏令宋亡不仕終於家是書記宋南渡都城雜事蓋密雖居弁山實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聞最爲真確於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兩宮奉養之故蹟敘

述尤詳自序稱欲如呂滎陽雜記而加詳如孟元老夢華而近雅今考所載體例雖仿孟書而詞華典贍南宋人遺篇剩句頗賴以存近雅之言不謬呂希哲歲時雜記今雖不傳然周必大平園集尚載其序稱其上元一門多至五十餘條不為不富而密猶以為未詳則是書之賅備可知矣明人所刻往往隨意刊除或僅六卷或不足六卷惟存故都宮殿教坊樂部諸門殊失著書之本旨此十卷之本乃從毛氏汲古閣元板傳抄首尾完具其間

逸文軼事皆可以備參稽而湖山歌舞靡麗紛華著其盛亦著其所以衰遺老故臣惻惻興亡之隱實曲寄於言外不僅作風俗記都邑簿也第十卷末渠待詔以下以是書體例推之當在六卷之末疑傳寫或亂其舊第然無可考證今亦姑仍之焉

歲華紀麗譜一卷附牋紙譜一卷蜀錦譜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費著撰著華陽人嘗舉進士授國子監助教官至重慶府總管成都自唐代號爲繁庶甲於西南

其時爲之帥者大抵以宰臣出鎮富貴優閒歲時燕集寖相沿習故張周封作華陽風俗錄盧求作成都記以誇述其勝遨頭行樂之說今尚傳之迨及宋初其風未息前後太守如張詠之剛方趙抃之清介亦皆因其土俗不廢娛游其侈麗繁華雖不可訓而民物殷阜歌咏風流亦往往傳爲佳話爲世所艷稱南宋季年蜀中兵燹井閭凋敝乃無復舊觀因追述舊事集爲此書自元旦迄冬至無不備載其體頗近荆楚歲時紀而盛衰俯仰追溯

陳迹亦不無東京夢華之思焉唐韓鄂有歲華紀麗爲類事之書此譜蓋偶同其名實則地志也末附牋紙蜀錦二譜蓋漢唐以來二物爲蜀中所擅而未有專述其原委者著因風俗而及土產稽求名品臚列頗詳是亦足資考證者矣

吳中舊事一卷永樂大典本

元陸友仁撰友仁字輔之吳郡人此書紀其鄉之軼聞舊迹以補地志之闕而體例則頗近於小說其中如辨吳會吳下之名及陸贄墓張翰宅和令

坊高彪碑之類皆足以資考證紀陳長坊潘兊事紀朱祁事亦足以資法戒其他如范純祐慕容嵩卿事頗爲不經李璋事亦頗猥瑣蕪雜記之書誌神怪資諧笑自唐已然不足爲友仁訾也惟所載鹿死臺銘紀云永和七年陸機建碑王羲之書則二人時代邈不相及殊失之於不考耳此書刊本頗訛脫今以永樂大典所載互校補正備元人說部之一種雖篇帙無多要與委巷之談異也

平江記事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高德基撰德基平江人嘗官建德路總管書中記千文傳修遼金宋史事則當成於至正中矣所載皆吳郡古蹟而亦兼及神仙鬼怪詼諧謠諺之事可裨圖志佚聞其間如引圖經虞山者巫咸所居而不知其語出越絕書引吳越春秋稻蟹不遺種而不知其語出春秋外傳又胥蘇二字古本通用左傳中包胥戰國策作勃蘇是其明證故國語史記皆作姑蘇德基以蘇為後人之訛字均為失考然其序次詳贍條理秩然足供採擷者甚多亦

襲明之中吳紀聞之流亞也其體不全爲地志亦不全爲小說例頗不純無類可隸以其多述古迹姑附之地理類雜記中焉

江漢叢談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題曰環中迂叟前後無序跋其著書年月及作者時代亦無考按陶珽續說郛載有此書題陳士元撰當即作易象鉤解之陳士元也其書於楚地故實凡衆說異同者各設爲答問以疏通證明故曰叢談若童士幬沔志以楚

之風城非伏羲後土元則引路史伏羲之後封國者十有九而風國居其首不得謂伏羲之後無風國又山海經舊稱伯益作土元則摭其中長沙零陵乃秦漢郡名知其爲後人附益後漢書載南方諸夷爲盤瓠犬種土元則以爲人名非犬名如斯之類持論皆極精確惟隋侯得珠孟宗得筍之類舊籍相傳事涉神怪正可存之不論土元必輾轉徵引以實之未免失於附會誇奇飾土風標榜鄉賢乃明地志之陋習土元亦未免是要其引据賅

洽論斷明析則非明人地志所及也觀所著易象鉤解多發明漢學知其留心古籍非空談無根者比矣

閩中海錯疏三卷浙閩總督採進本

明屠本畯撰本畯字田叔鄞縣人以門蔭入仕官至福建鹽運司同知是書詳誌閩海水族凡鱗部二卷共一百六十七種介部一卷共九十種又附非閩產而閩所常有者海粉燕窩二種後有自跋稱將入閩時太常少卿余公君房曰狀海錯來吾

徵閩越而過之因疏以復云云君房者余寅之字與本畯同里為前輩書中本畯所附案語多引四明土產以為證蓋即徵閩越而過之之意中間又有註補疏二字者則徐𤊹所續也其書頗與黄衷海語相近而敘述較備文亦簡核惟其詞過畧故徵引不能博贍舛漏亦未免如鯊魚一條海語謂鯊有二種而此書列至十二種固可稱賅其然海語所謂海鯊虎頭鯊常以春晦陟於海山旬日化而為虎者此書反遺之又海鰍一條海語謂其魚

長百里牡蠣聚族其背鑛歲之積崇十許丈䲡負
以遊峍屼水面如山其形客最爲山盡而此但以
移若山嶽一語槩之殊未明析然其辨别名類一
覽了然頗有益於多識要亦考地產者所不廢也
蜀中廣記一百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學佺嘗官
四川右叅政遷按察使是書蓋成於其時目凡十
二曰名勝曰邊防曰通釋曰人物曰方物曰仙曰
釋曰游宦曰風俗曰著作曰詩話曰畫苑蒐採宏

富頗不愧廣記之名其中如敘州府之高州明史地理志云洪武五年由州改縣正德十三年復爲州珙及筠連三縣隷焉此書仍稱高州爲縣二縣亦不爲之屬又成都府之資陽縣明史地理志屬簡州此書不繫簡州而列於仁壽井研二縣後皆未免編次偶疎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曰丹鉛錄載東坡贈青神楊棟詞云允文事業從容了要帆峨人物後先相照見說君王曾有問似此人才多少而引小說高宗問馬騏蜀中人才如允文者有

幾二云案允文采石之功在南渡後東坡之沒久矣安得先有此詞而曹能始蜀中十志亦載之畧無駁正又曰蜀中十志以物類相感志十八卷爲東坡撰謬甚則訛舛牴牾亦時時間出蓋援據旣博則精粗畢括同異兼陳亦事勢之所必至要之不害其大體談蜀中掌故者終以全蜀藝文志及是書爲取材之淵藪也

益部談資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何宇度撰宇度里貫未詳萬歷中官夔州府通

判是書所紀皆四川山川物產及古今軼事分上中下三卷以體例不似圖經故署曰談資實亦地志之支流也蜀雖僻處一隅而蠶叢魚鳧以下古蹟爲多長卿子雲以後文士爲衆又地形奧衍百產繁饒富庶之餘溢爲奢麗歲時游樂亦自古爲盛故其見於記載形於歌咏者自揚雄蜀王本紀譙周三巴記李克益州記以下圖籍最多遺事佚聞皆足資採摭是書掇拾蒐羅尚未能一一賅備然詮釋不苟去取頗嚴其後曹學佺作蜀中廣記

徵引較博不免稍涉汜濫轉不若此本之雅潔在明人雜說之中尚可稱簡而有要者原本有李維楨跋亦極推爲善本蓋不誣云

顏山雜記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廷銓撰廷銓字伯度又字枚先號沚亭益都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入國朝以薦授河間府推官擢吏部主事歷官內秘書院大學士諡文定益都有顏神鎮形勢險阨明代嘗建城設官以治之廷銓世居其地康熙丙午予

告在籍因蒐輯舊聞作爲此書分山谷水泉城市官署鄉校逸民孝義風土歲時長城考靈泉廟災祥物變物產物異遺文諸目敘次簡核而造語務求雋異王士禎居易錄稱明嬰黔書七十六篇有似爾雅者有似考工記者有似公穀檀弓者有似越絕書者故相孫文定公廷銓作顏山雜記記山蠶琉璃窑器煤井鐵冶等文筆奇峭亦如此者云云今考琉璃窑器煤井鐵冶但此書所載其山蠶一條則在廷銓南征記畧中士禎蓋偶然憶記又

士禎香祖筆記引此書所載鳳凰嶺玉皇宮石刻宋太祖太宗真宗御押與周密癸辛雜識所載不同云並載以備參考案癸辛雜識爲明代重刊此石爲宋代原刻木板易訛當以碑本爲據士禎兩存亦非也惟香祖筆記又據黃瓚雪洲集議礦盜一疏謂顏神設官之議起於瓚而駁此書正德十二年巡按黃某奏請之說爲非是則誠廷銓考核之疎矣

嶺南風物紀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綺撰宋俊增補江闓刪訂綺字園次號聽翁江都人順治甲午拔貢生官至湖州府知府俊字長白山陰人闓字辰六自署貴陽人而王士禎蠶尾集書綿頭道人事一篇稱門人新安江闓辰六前知均州曰云云未審實籍何地也綺本文士故是書所敘述率簡雅不支與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可相伯仲首二條敘氣候次十條敘石次六十條敘草木花竹次十七條敘鱗介次三條敘布次三條敘香次二條敘酒次四條敘蔬穀次十五條敘

雜事其敘研敘香特詳核惟碣石衛昂字石一條宜入卷末雜事中則分類編次偶然失序耳俊所增補凡七條皆別識之其論米芾所賞之石本出浛洭縣地秋深水涸之時於沙坑中取之謂之脫沙後浛洭併入英德遂以英德石當之實皆贋物亦前人所未發惟闕所删者今不可見其刊除當否遂不可考矣

龍沙紀畧一卷 內閣中書方維甸家藏本

國朝方式濟撰式濟字屋源號沃園康熙巳丑進士

官中書舍人是編乃式濟之父澄嶧謫居黑龍江
時式濟往省因據所見聞考核古蹟勒爲九門一
曰方隅二曰山川三曰經制四曰時令五曰風俗
六曰飲食七曰貢賦八曰物產九曰屋宇總名曰
龍沙紀畧考後漢書班超傳贊曰坦步葱雪咫尺
龍沙章懷太子註曰謂葱嶺雪山龍堆沙漠也漢
書匈奴傳曰康居烏孫豈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
孟康註曰龍堆形如土龍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
餘在西域中又酈道元水經註曰鄯善國東垂當

白龍堆則龍堆在西不在東又漢書武帝本紀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顏師古注曰沙上曰幕直度曰絕後漢書西域傳曰孝武深維長久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幕又竇憲燕然山銘稱絕大漠李陵別歌稱經萬里兮渡沙漠則沙漠迤邐西北亦不在東自劉孝標有賦得龍沙宵月明詩李白有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之句始愱以龍沙爲一地而詩家遂沿爲塞外之通稱式濟記東北之事而以龍沙爲書名蓋沿用舊文之故不知自唐以

來渤海大氏奄有斯土已久為城郭宮室之國豈可以龍沙為目哉然白山黑水之間古來輿記大抵得諸傳聞即近時修志乘者秉筆之人亦未必親至其地式濟久住於斯又閒居多暇得以遊覽詢訪究其詳悉如辨混同江源出長白山土人呼為松阿里江松阿里江北與諸尼江合流東北受黑龍江又南受烏蘇里江滙注於海因其納三江之大故名混同蓋松阿里自南而北黑龍江自北而南歷二千五百里之遙兩江不得混稱其上游

未會時仍當稱松阿里江云云此足證金史混同江一名黑龍江之誤又辨金志宋瓦之訛松花又搜討黑龍江源與塞外入江諸小水及精奇尼江諾尼江諸派亦多

盛京通志所未載固志輿圖者所必考舊附逃本堂諸詩集後今以所載悉屬地理故析而錄諸史部焉

臺海使槎錄八卷原任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璥撰叔璥有南征記已著錄茲編乃康熙

壬寅叔璥爲御史時巡視臺灣所作故以使槎爲名凡分三子目卷一至卷四爲赤嵌筆談卷五至卷七爲番俗六考卷八爲番俗雜記臺灣自康熙癸亥始入版圖諸書紀載或疎畧不備或傳聞失真叔璥裒輯諸書參以目見以成此書於山川風土民俗物產言之頗詳而於攻守險隘控制機宜及海道風信亦皆一一究悉於諸番情勢尤爲賅備雖所記止於一隅而亘古以來輿記之所不詳者蒐羅編綴源委粲然固非無資於考證者矣

東城雜記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厲鶚撰鶚有遼史拾遺已著錄杭城東北曰東園者宋故園也其名見於宋史鶚家於此爲考出中舊聞遺事與記所不及者八十五條釐爲上下二卷大抵略於古而詳於今然所載九宮貴神壇紅亭醋庫諸條考據頗爲典核又紀高雲閣蘭菊草堂竹深亭及金石中之慈雲寺宋刻劍石銘諸舊蹟俱浙江通志及武林各舊志所未詳他如淮園生以下諸人皆系以小傳使後之修志乘者有

所徵引其用力亦可謂勤矣鶚素博覽並工於詩詞故是書雖偏隅小記而敘述典雅彬彬乎有古風焉

右地理類雜記之屬二十八部二百一十三卷皆文淵閣著錄